

# 闲书闲读

曹可凡

钱锺书先生说：“洗一个澡，看一朵花，吃一顿饭。假使你觉得快活，并非因为你澡洗得干净，花开得好，或者菜合你的口味，主要因为你心无挂碍。”“心无挂碍”出自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：“心无挂碍；无挂碍，故无有恐怖，远离颠倒梦想。究竟涅槃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当人们心中了无牵挂，便能做到坦荡无畏，远离幻妄与烦乱，使内心得以获得彻底解脱。然而，生命无常，庸碌的日日夜夜免不了陡起波澜，搅得心烦意乱，坐卧不宁。此时，唯有一卷在握，方可静滤尘心，云淡风轻，真正抵达心无挂碍的至高境界。

## 张爱玲个性孤僻，但绝不悲苦

说起读书，眼前总会浮现“悬梁锥股”的苦读景象。其实，阅读可以是正襟危坐，也可以“千姿百态”。阅读种类，可以是高深莫测的学术专著，也可以是引人入胜的闲书。我尤其对日记、书信那样的体裁更是情有独钟。因为作者在书写时，并未考虑见诸于公众，纯粹属于个人思想表达与情感流露，故而往往直抒胸臆，无所顾忌。特别是像张爱玲那样特立独行的作者，阅读其信函，可以看作解读其内心世界的通关密码。张爱玲对写作有异于常人的“洁癖”，即便一篇短文，亦反复修改，直到满意为止。写信也是如此。她在给庄信正的信里写道：“我写信奇慢，一封信要写好几天……你是在我极少数信任的 Pantheon (万神殿)里的，十年二十年都是一样。不过就是我看似乎不近人情的地方希望能谅解。”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，《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》弥足珍贵。

读这本通信集，可以发现张爱玲虽说个性孤僻，但绝非人们想象的那般悲苦。平日里除了因为虫患而频繁搬家外，每日沉浸于写作与翻译，闲暇时则阅读通俗读物，或看看电视以消磨时光。她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，信函里常常问候庄信正一双儿女，甚至和庄氏夫妇彻夜长谈，还破天荒与他们夫妇一起外出看秀。庄妻向其索要签名照，她也照办，而且，难以想象的是，如此声名显赫的文学大家，居然也会为《文汇报》一篇有关她的文章而窃喜。同时，她也在信中披露个人生活状态，譬如：“……眼睛生 cataracts，虽不严重，又多了一门功课。改低胆固醇 diet，要自己试验着做菜，现成的 health food 难吃，我也不想食不下咽，再更减轻体重……”凡此种种，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充满烟火气、活灵活现的张爱玲。

张爱玲与庄信正通信持续30年，百余封信函呈现珍贵友情，但她一生挚友还是宋淇夫妇。宋淇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，与孙道临、吴兴华等彼此欣赏，来往密切。他们创办《燕京文学》，并为刊物积极撰稿。孙道临的诗极富现代精神，只是略带忧郁气质，如“……潮湿的土地静卧于逝去的月光之中/谢绝了往昔的雾和模糊的星座/一切清醒而安静/归入我赤裸的灵魂”。在吴兴华看

来，孙道临(孙以亮)天生是个诗人。宋淇公子宋以朗回忆，吴兴华对宋淇说：“以亮对一切想象文学天生来的适应性，是连我自己也不见得能胜过的。他可以很灵活地运用他的才能，使之行即行，止即止。他最大的危险就是自己不管束，指导自己的美才，宁可让它四面泛滥……”宋淇笔名“林以亮”，“以亮”即来自孙道临学名“孙以亮”，宋淇或许想以此来纪念他与孙道临的那份纯友谊，但宋以朗认为：“‘林以亮’只是一个角色，但这角色有某种特殊的意义，它既代表了作为‘天生诗人’的孙道临，也象征了吴兴华和他自己，即是说，‘林以亮’是三位一体的性格，是他和他的朋友的共同暗号。”读吴兴华《风吹在水上：致宋淇书信集》，书里不止一次提及孙道临，如：“关于以亮，我

女情切，而老境日深，很盼早日游美，了此一生心愿。”待画成功卖出，柯灵这才如释重负：“画款已全部收到，劳神心感，恕不作泛谢。赴美探亲，曲折甚多，难于罄述。将来有缘，夜雨西窗，当为剪烛之谈。”一代文人清贫生活一览无余。

## 程砚秋日记里的尚小云和荀慧生

和书信集一样，日记也是记录一个人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真实状态。其交往，心绪借由文字真诚表达。像《程砚秋日记》虽不完整，但信息量仍然巨大。譬如论及尚小云性情刚直，程砚秋写道：“张君秋来排《朱痕记》，谈及尚小云，性情别致，偶然生气能将桌上所有之物摔于地上，窗上玻璃

出。我在城外省吃俭用，而精神又不让我痛快，思之太不高兴了，她忘了男人尚要在外面做人。所谓克己丰人，有这心无这力。”大师满腔委屈，诉诸笔端，瞬间将程大师还原成一个活生生，有血有肉的普通人。

程砚秋先生哲嗣程永江整理父亲日记同时，亦动笔撰写有关父亲的回忆录《我的父亲程砚秋》。永江先生所述看似琐碎，但对理解程派艺术至关重要。他秉承严谨学术态度，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，客观公允。如书中论及李世济认程砚秋干爹一事，与坊间传说大相径庭：“世济是通过在忻认识砚秋先生的。也是一次偶然的场合，世济的父亲李乙尊先生提出要世济拜干爹，砚秋先生表示自己一生不收女弟子，当然也不收干女儿，婉拒了李父。不久，又是在朱家，李父当众愣卡鹅脖让世济跪在当场磕头认干爹，先父见此情景，也只得默认了，但心里很不高兴……至于砚秋先生是否如世

天赋，且善于观察生活，从中汲取灵感，并以“学无涯”为座右铭，谦逊、刻苦、好学，终成一代学者型表演艺术家。读于是之夫人李曼宜女士回忆录《我和于是之这一生》，感受于是之毕生之荣耀与悲凉，奋斗与遗憾，坚守与无奈，不禁泫然，又从中获得启迪与力量。不过，李曼宜笔下最惊心动魄的一章，莫过于“《茶馆》复排风波”。作者以平实与冷静的语气，叙述经典话剧《茶馆》上演过程中所经历的跌宕起伏，首度披露周恩来总理为排除《茶馆》上演所遇阻力而做的努力，具有极高史料价值。

## “角儿”之所以成“角儿”，需要一份痴憨

作为“非虚构”文学，回忆录、书信集、散文固然有其文学、艺术及史料价值，但小说作为“虚构”类文学，也通过艺术手法，用文学语言，留下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横截面。陈彦小说《主角》便是如此。读完这部皇皇巨著，被小说主人公、秦腔艺人“忆秦娥”所吸引。戏曲说到底乃“角儿”的艺术。古往今来，“角儿”之成功必来自对艺术之敬畏、痴迷、沉醉，而非将其视为博得虚名，攫取钱财之工具。“角儿”之所以成为“角儿”，需要一份痴憨、赤诚，甚至笨拙；若一味投机钻营，讨巧卖乖，舍弃传统，刻意营造所谓“轰动效应”，追求无本之源的“当代性”，其结果必然走向萎顿与消亡。

《我和于是之这一生》  
李曼宜著  
作家出版社出版



《张爱玲庄信正通信集》  
新星出版社出版



《风吹在水上：致宋淇书信集》  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

《罗孚友朋书札辑》  
高林编  
海豚出版社出版



《主角》  
陈彦著  
作家出版社出版



《程砚秋日记》  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《我的父亲程砚秋》  
程永江著  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



袁雪芬前辈尝言：“大多数中国百姓从传统戏曲获得文化滋养。”小说也借佛门住持之口，说到唱戏有渡人渡己之大功。其实，无论演戏、写作、绘画，抑或歌唱、舞蹈，概莫如此。

阅读如同呼吸、吃饭，理应成为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它如同黑暗中的一盏明灯，寒风里的一团篝火，赐予我们力量与温暖……

用拳将其击碎。常常如此，无人劝还好，有人劝能捧之不已，可谓之勇而浑。此人性乖，暴殄天物，恐将来无好结果，我人慎之。”关于荀慧生，他则如此表述：“至荀慧生兄处送扇，见其项挂大素珠，有佛教信徒之缘，又见其书案上放有大算盘一个，与其谈话，随谈随打算盘，我想他心尚放不下，如何能念佛，不久定将素珠收起。”这些文字观察精微，描述灵动，读来忍俊不禁。从日记中，我们可以一窥程砚秋极为自律的生活方式。“每晨七时起床，漱洗毕，进早茶，八时进早餐，温习功课，九时赴公园散步，十时学法文，十一时十二时会客，下午一时进午餐，二时休息，三至五时会客，六至八时温习功课，晚九时至十一时听音乐戏剧，十二时睡眠，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游历。”很难想象一个光芒四射的大艺术家仍过着苦行僧般刻板的生活，这或许也正是程砚秋成功之道。当然，日记中也不乏对生活琐事的记录，甚至对夫人的抱怨：“与素瑛信，要盖房钱，真不痛快拿来，叫我拿什么钱给瓦木匠，因其掌管钱财故。女人要紧关头总是不明白大体，令男人塌台，见不起人。钱当然是好的，应该知道作什么花

济所说的带礼物去李宅认义女，我便不得而知。到了1957年，牵涉到李世济父亲冒名代签致中央上书，周总理当面问先父有否此事，先父亲见冒名代签的笔迹，勃然大怒，宣布我程砚秋什么党也不入，要人就入中国共产党！事后，气愤地告诉李世济，从今以后你不要再登程家的门！”永江先生陈述这段史料时未带任何感情色彩，且强调虽非亲眼所见，却由父母亲口告知。

如果说《我的父亲程砚秋》是儿子对父亲的怀念，《我和于是之这一生》则是妻子对丈夫的追忆。《茶馆》之“王利发”、《龙须沟》之“程疯子”、《青春之歌》之“余永泽”。舞台上，银幕中，于是之先生塑造出诸多经典角色。是之先生酷似其舅石挥，“三角眼，钩鼻子，不太厚的嘴唇，一副不瘦不肥的身材”，而且，两人成长背景也略有相似之处：生活清寒，但均有表演